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毀訾語學處第二之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髮

木竹作并奴

若苾芻作毀訾語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剎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剎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薜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巳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
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
是語巳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
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師種苾芻處
作如是語具壽汝織師種出家今非
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巳
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毛作人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毛作人種出
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
是語巳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
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縫衣種苾芻處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今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巳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如是乃至鐵作種銅作種皮作種陶
師種剃髮種木匠種竹師種奴種皆
應廣說准上應知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
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
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
儀法式洗淨執瓶及取灰土讀誦規
矩奓聲逢聲四薜陁書作諸施會施
受方法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
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剎帝利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剎帝利種出
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
自工巧及諸技術若剎帝利所有威
儀法式所謂乘象馬車執持弓箭迴
轉進趣執鉤執索排擯之類斬截斫
剌相扠相撲射聲等術時彼苾芻聞
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薜舍種苾芻處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
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
巧若薜舍所有威儀法式所謂耕田
牧牛及興易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
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



毒

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
工巧若戍達羅所有威儀法式所謂
擔運樵薪餧飼諸畜時彼苾芻聞是
語已隨惱不惱而彼苾芻得波逸底
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師種苾芻處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師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有大疊小疊及披蓋物并麻紵衣
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
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毛種苾芻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毛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大小氍毹或厚或薄方圓座褥
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
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縫衣種苾芻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非沙
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
頭帽衫襖大小褌袴時彼苾芻聞是
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
迦罪

若苾蒭作毀呰意往鐵師種苾蒭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鐵師種出家非沙
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
大小鐵鉢針刀剃具斧钁等物時彼
苾蒭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蒭
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蒭作毀呰意往銅作種苾蒭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銅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銅盤瓶器鈴鐸等物時彼苾蒭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蒭得波
逸底迦罪
若苾蒭作毀呰意往皮作種苾蒭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皮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富羅鞋履鞍韉坐具等物時彼
苾蒭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蒭
同前得罪
若苾蒭作毀呰意往陶師種苾蒭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陶師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瓶瓨甌器等物時彼苾蒭聞是
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蒭同前得罪



壽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剃髮種苾芻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剃髮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剃髮剪爪料理卷舒等事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木作種苾芻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木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牀座門窓屋舍等事時彼苾芻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
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竹作種苾芻所
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竹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箱箕席扇傘盖鼻筩等事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奴種苾芻所作
如是語具壽汝是奴種出家非沙門
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
與他濯足洗身駈馳使役等事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此論工巧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等業如前廣說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惡作罪如是剎帝利種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若薜舍戍達羅及餘諸類乃至奴所作業廣說如前准事應說如其器具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跛躄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跛躄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聾瘂楊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是語隨惱不惱而此苾芻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訖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病癩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病癩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如是身生疥癬禿瘡噎鐵變吐瀄痟
熱虐風氣癲狂水腫痔漏塊等所有
諸病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如是病苾
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帶病出家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病訖
云何為罪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汝犯波羅市迦非
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
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
汝犯僧伽伐尸沙窣吐羅底也波逸
底迦罪波羅提提舍尼突色訖里多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罪訖
云何煩惱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有瞋恚非沙門
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
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汝有
恨覆惱嫉慳諂誑無羞恥惡行邪見
同前得罪是謂煩惱
云何惡罵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

所作種種鄙媟語而為罵詈時彼苾
芻聞是語已同前得罪無犯者若一
住處有多同名苾芻若問他時他不
識者應報彼云是如是種類苾芻悉
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乱痛惱所纏
離間語學處第三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尒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
語時諸苾芻共相怨恨生大慙耻各
懷憂悒不能樂住廢修正業讀誦思
惟久愛念心因斯斷絶時諸少欲苾
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云
何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即以此
縁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縁集苾芻
衆知而故問六衆苾芻汝等實作如
是離間語不荅言實尒時世尊告曰汝
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為非
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呵責已
告諸苾芻曰汝等若作離間語者自
損損他汝當善聽乃往古昔於險林
中有母師子懷姙而住凡母師子欲
至產日先多取肉後乃生兒時母師



毒

子為求肉故往牛群處隨逐而行時
有牸牛新生犢子為護子故在後而
行時彼師子便殺牸牛牽往險林是
時犢子為貪乳故逐死母行到其住
處師子見已便作是念此小犢見我
今亦取後更起念此不須殺我若生
兒將作朋友共為歡戲便即生兒二
俱乳養皆漸長大後於異時母師子
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
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
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構合諂言滿
贍部內我終歿後宜好相看背面之
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
諸苾芻諸法常尒即說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母師子既命過已其兒於後取好
麋鹿熱肉熱血以自資養日漸長大
其牛由彼師子力故所獲豐草隨情
噉之形狼肥壯時有老野干常隨師
子覩見殘食師子每食熱血肉已疾
還往處與彼大牛而共歡戲所有殘
肉餘骸野干尋皆食噉時老野干作

如是念我試觀察此師子王何處居
止遂逐其後往至林中見與牛王共
為歡戲見已便念此二皆當俱入我
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
彼野干待師子去向牛王邊垂耳而
住聖方國法喚老者為舅名少者為
外甥牛見野干年老喚言阿舅豈可
温風吹身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
甥何獨温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有
同火焰牛王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
曰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肉聚牛能
向何處我無肉時即便殺之以充口
腹牛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
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
老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攞
合諂言構讒部內我終歿後宜好相
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
甥看汝情懷死日無幾我言利益而
不見聽牛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
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師子從窟出
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
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
汝作是語已捨牛而去詣師子邊毒

耳而住師子見已問言阿舅豈可熱
風觸體困極垂耳野干報曰外甥何
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焰師
子曰消息如何野干荅曰外甥我聞
牛王作如是語此嗷草師子能向何
處此母昔時枉殺我母我今必定決
破其腹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
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
資我意無違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
間之徒構合諂言滿瞻部内我終殁
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
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
陳利益而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
相貌得知殺我野干荅曰外甥此之
牛王從窟出時搖動身體出聲吼叫
以脚跑地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
此時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之而去
汝等必當牛王與師子出窟之時常
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過咎後於異
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
顧而望來向牛前牛亦出窟搖動身
體出聲吼叫以脚跑地向師子前此
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内心有離間

想彼二即便記所作事牛見師子現
相而来便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見
牛現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殺我師
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項牛便以角
決師子腹須臾之間二俱命過時有
諸天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聽悪人言 必無賢善事 師子牛相愛
野干令鬪死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由其聽採離間
之言不憶母語遂至相殺何況於人
作離間語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
間事此是緣起未制學處尒時世尊
復告諸苾芻復次汝等更當善聽乃
往古昔於大險林有母師子及以母
虎皆養一兒於此林中各不相見曾
於一時其母師子出行求食時師子
見林內遊行遂到母虎所居之處其
虎遥見作如是念我當殺此用充飲
食復更思念此不須殺當與我見以
為朋友共相歡戲時師子見為飢所
逼遂向虎處共飲其乳時彼師子還
歸住處不見其兒遂便尋覓周行山
澤見在虎邊而飲其乳是時母虎見

師子来遂欲奔走師子告曰姊妹幸
勿奔馳汝於我兒能生憐念我今共
汝一處同居若我出時汝看二子汝
若覓食我護兩兒善惡是同斯亦佳
矣既合籌議遂即同居便與兩兒各
施名号其師子兒名曰善牙虎兒号
為善髆俱同育養皆漸長成後於異
時二母俱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
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
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
間我終歿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
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
尒如前說頌尒時二母俱命終已其
師子兒出外求食飽食血肉疾歸林
藪是時虎子若出行時久而方至復
於異時虎出求食食昨殘肉疾疾而
歸師子見怪便問之曰兄弟汝比求
食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歸虎
曰我藏餘肉疾歠而来師子告曰豈
復汝歠陳臭肉耶荅言我歠師子告
曰我每出時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飽
食而歸所有殘餘無心重顧虎言兄
弟汝有勇健堪得此為我無力能食

噉殘肉師子曰若如是者求食之時
與我同去所得新肉可共俱食作此
籌量每多同去未同行時有老野干
隨逐師子噉其殘食後見虎隨野干
生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
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無
虎時於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即便
問野干曰阿舅豈可温風吹身困極
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温風吹
我身體更有音息事同火焰師子報
曰此言何義野干荅曰我聞猛虎作
如是語此食草師子能向何處每以
殘肉與我令噉我若有便必當殺之
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母終時
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
無差事同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
世間我終歿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
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無幾
我陳利益汝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
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荅曰外甥此
之猛虎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
吼四顧而望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
知與時有心相殺作是語已捨之而



壽

去詣猛彪邊垂耳而住彪見問言何
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耶野干
荅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
有同火焰猛彪報曰消息如何野干
荅曰外甥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食
殘彪能向何處逮我辛苦求食與之
我若得便殺之敢肉彪便報曰阿舅
勿作此語我母死時俱告我曰汝之
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
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死歿後
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
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
見聽彪言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
野干荅曰外甥若見師子出窟之時
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
汝前即知師子有心殺汝野干作是
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師子與彪
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
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
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彪前彪亦
出窟搖鼓身體哮吼三聲周迴四望
向師子前此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
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記所作事

虎見師子現相而来便作是念此欲
殺我師子見虎現其相已亦作是念
此欲殺我復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
無雙此復何能殺害於我我今且問
何因殺我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髆汝不應
惡心来害我
虎聞語已亦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應
惡心来害我
是時善牙問善髆曰誰復相告云我
有心欲行殺害善髆荅曰此老野干
善髆于時亦問善牙曰誰復相告云
我有心欲行殺害善牙荅曰此老野
干善牙報曰由此惡物闘乱兩邊令
我親知幾欲相殺即喚野干撲之令
死時有諸天說伽他曰
不得因他語　棄捨於親友　若聞他語時
當須善觀察　野干居土穴　離間起惡心
是故有智人　不應輙生信　此惡癡野干
妄作闘乱語　離間他親友　殺去心安樂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作離間時自招
斷命何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於他

作離間事尒時世尊以種種方便呵
責六衆苾芻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
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離間語故波逸底迦苾芻
義如上此謂六衆苾芻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離間語者若苾芻於他苾芻
處作離間意所有言說得波逸底迦
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揔
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針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冣居於後
若苾芻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有苾芻云汝是婆
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問言
是誰荅云某甲彰其名者得惡作罪
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剎帝利種罪亦
同此若薜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



耆

及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
說如毀呰語學處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發舉學處第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尒時
六衆苾芻知和合衆如法斷諍已更
於羯磨而發舉之作如是語此之諍
事不善滅除是惡斷事更應詳審爲
其除滅時諸苾芻更爲斷諍除滅其
事廢修善品讀誦思惟少欲苾芻便
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何苾芻知和合
衆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發舉事如
上說時諸苾芻以此因縁具白世尊
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
已除滅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
迦苾芻義如上苾芻者謂是六衆或復
餘類知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和合
者謂同一味衆者謂佛弟子如法斷
者謂如法如律如大師教諍者四諍
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諍已
除滅者謂事消殄後於羯磨更發舉

者謂發舉其事令不止息隨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評論
諍事作評論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
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更發舉者得
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
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
舉者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
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想知事除滅
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
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
作事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
或復生疑得罪同前如以評論諍事
為初望餘三諍而為四句餘諍為首
類此應知廣說揔有十六句有五種
別人云何為五謂主人作羯磨人與
欲人逆自見人客人言主人者謂於
諍事了初中後作羯磨人者謂於此
諍事為秉羯磨與欲人者謂於當時而
與其欲逆自見人者謂作羯磨時說
其自見客人者謂於諍事不了初中
後於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衆於



春

其諍事如法除殄更發舉其事者得
波逸底迦後之二人於和合斷事更
發舉者得惡色訖里多境想句如常
應知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乱痛惱所纒

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具壽鄔陁夷善解身相於日初
分時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
食至婆羅門居士舍見有少婦問曰
汝姑何如彼便答曰我姑暴急如兎
中箭鄔陁夷報曰汝姑何過由彼兩
乳中間及隱密處有暴惡相謂黑靨
赤靨及以旋毛是此之過作是語已
取食而去後於異時復至其舍問其
姑曰汝之新婦性行如何報曰我家
新婦性多嬾惰不事恭勤惡罵好瞋
出言麁獷鄔陁夷報曰新婦何過說
相同前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
去時鄔陁夷便於他日入室羅伐城
次行乞食於婆羅門居士家因為說
法問其姑曰汝新婦何如報言聖者
我之新婦孝同親女或如小妹鄔陁

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及隱
密處有良善相謂紋魚文字盤屈等
相是此之德復於他日見其新婦問
言汝姑何如報言我姑如姊如母鄔
陁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如
前具說所有徵相告已而去彼婦及
姑後於異時因澡浴身體共相揩拭
於隱密處各覩其相事同尊者鄔陁
夷所言及於後時因有鬪諍共相期
剋姑作是語汝敢對我為爭竟耶汝
不自知與外男子私有交通荅言我
敢設盟實無是事報曰若如是者如
何令他男子知汝隱處有靨等記子
時新婦亦報姑曰我實無顏敢相斥
觸敢道家長與外交通令他男子知
其隱相請勿多言宜息斯事及其彼
二共懺謝已更相問曰誰曾告汝隱
處相耶荅言聖者鄔陁夷姑云我亦
曾見鄔陁夷說是時彼二各共譏嫌
大德何因故惱我等時有老苾芻
因乞食次來至其家姑便問曰鄔陁
夷者何如人也苾芻報曰彼是大臣
子捨家棄俗持戒苾芻荅曰若是持

戒苾芻何因得知女人隱處有靨等
相耶苾芻報曰彼解身相知有靨等
荅曰豈可有相皆告人知苾芻聞已
還至寺中告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由說法故有如是過失從今
已去不應俗家為女說法如佛所說
不為女人說法時諸苾芻入村乞食
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
姊妹世尊不許為女說法彼便荅曰
若仁不肯為說法者我亦不能以食
相施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
芻應為女人作五句說法告女人曰
姊妹色無常乃至受想行識無常苾
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
法苾芻為作五句說法姊妹色等無
常女復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姊
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荅言我
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與作六句說法報言姊妹眼無
常乃至耳鼻舌身意無常苾芻入村
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
為作六句說法姊妹眼等無常女復
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

許此不聽多說女人荅言我亦但施
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
置男子隨意多說苾芻乞食入村女
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應
喚男子白言何用丈夫報曰世尊制
戒應對男子為女說法隨意多說女
曰善哉我有護者仁復無畏足得隨
意為我說法便喚男子苾芻說法而
去時六衆苾芻次行乞食到女人處
報言姊妹可坐我為說法女人白言
聖者小住待我喚男子來六衆報曰
何須男子但令有一獼猴雞犬犢子
小兒即為女人說法而去時有耆老
苾芻乞食而至女人白言聖者為我
說法苾芻報言應喚男子為汝說法
女人白言聖者此有獼猴雞犬犢子
小兒隨有一時即得說法苾芻報曰
我不應對如此男子為女說法苾芻
告曰誰教汝等將此當男而為說法
女言聖者六衆教我苾芻報曰非彼
誰能作斯惡行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應對有智男子方可說法
如世尊說為女人說法應五六句時



奇

六衆苾芻為女人說五句法時故心
至六說六句時故心至七時有苾芻
見而報曰具壽如世尊說為女說法
應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六衆
報曰豈六七句飲酒歠蒜耶少欲苾
芻聞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世尊說為
女說法不過五六句云何六衆苾芻
故至六七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
苾芻衆乃至問六衆曰我制為女人
說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說六七耶
荅言實尒大德佛以種種訶責廣說
如前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為女人說法過
五六語除有智男子波逸底迦苾芻
義如上此謂六衆若更有餘如是流
類女人者謂是有力解善惡語不得
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
六若說六句法時故心至七法者若
佛說若聲聞說說者謂口宣陳除有
智男子者謂非無知解男子波逸底迦
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於上閣中以五六句為女說法故
心至六至七各得波逸底迦若在上

闍爲女說法已下至中闍時彼女人
亦隨下闍作如是語聖者更可爲我
宣說法要時彼苾芻應報彼曰姊妹
我已說訖彼云聖者更願爲我宣陳
妙法時彼苾芻應五六句爲其說法
若至六七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闍
下或復至門或至簷前過說之時皆
得墮罪若教女誦時或復彼問或復
有智女人能於後後轉生異問者應
隨所問荅之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衆
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
處作大嚻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
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于時世
尊聞其住處音響諠聒便告阿難陁
曰何因住處作大嚻聲如婆羅門誦
諸外論又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
讀時阿難陁白言世尊此是六衆苾
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爲此寺中
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陳其事佛
告阿難陁豈諸苾芻與未圓具人同

句讀誦阿難隨白佛言同句讀誦尒
時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問六
衆苾芻曰汝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
讀誦不白佛言實尒大德尒時世尊以
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爲諸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
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
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若更有餘如是
流類未圓具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
芻及苾芻尼餘並名爲未圓具者言
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
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
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
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絶時
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
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謂圓具
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云惡
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
字聲未絶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
遂在先云何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誦
言頌受言法者謂佛及聲聞所說之
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未圓具人作未

圓具想及疑與同句先句讀誦法者
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
及疑與同字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
罪若於未圓具人作圓具想及疑與
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
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
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
於圓具作圓具想無犯若口吃者若
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
若教問時無犯又無犯者謂㝡初犯
人及癡狂心乱痛惱所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奇